

# みんなくりポジトリ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 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南诏、大理国 “信” “摩嗟” 名号探源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09-04-28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徐, 琳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s://doi.org/10.15021/00002298">https://doi.org/10.15021/00002298</a>

# 南诏、大理国“骠信”“摩诃罗嵯”名号探源

徐琳\*

从七世纪中叶开始(约于唐高宗贞观 23 年),在我国西南边疆云南先后建立了南诏国(公元 649—902 年)和大理国(公元 937—1253 年)两个地方政权。南诏王室以乌蛮别种(彝族先民)蒙姓为主,白蛮(白族先民)段姓为辅;大理国王室以白蛮段姓为主。两国都是由境内各民族共同组成的统一的国家。<sup>①</sup> 在执政的王室成员中,有称“骠信”和“摩诃罗嵯”名号的。这两个名号,究竟是哪个民族的语言?表示什么意思?国内外学者曾提出一些自己的解释。本文着重从民族语言文字方面解释它们的语源,同时从历史背景和民族关系方面作一些探讨,以就正于中外学者。

## 一 骠 信

骠信——这个名号无论在正史、野史以及《南诏图传》中都有记载,指的是南诏第七代国君寻阁劝。后来到十二代国君隆舜也称此名。<sup>②</sup> 大理国继续使用这一名号。

(1) 中外学者对骠信名号的几种解释。

学术界最早解释骠信称号的是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他在十九世纪末写的《交广印度两道考》中说:“南诏王号尚有来历不明之‘骠信’一称。808 年异牟寻死,寻阁劝立。自称骠信,明年死,其所用之称号仍存。迄于九世纪末年,尚见有南诏数王沿袭用之。《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中云:‘骠信夷语君也’。顾‘骠’为汉籍缅人之古称,其对音或者为 Pyu,是为主要缅种之称号。南诏王侵入缅甸已有数次,然则可以巴克(M. Parker)君之说,而谓骠信为 Pyu-shin[写作 pru-rhang]之对音。缅语骠君也。因无他种说明,只能举些,聊备一格”。

我国徐嘉端先生《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称:“至于骠信、信直,则来自缅甸,此亦文化交流之一端也”。他又解释:“南诏方言:信者,王也,故称王母曰信麽,王子曰信直。信亦作‘昔’,知信为音译字。盖寻阁劝自称为骠王,号骠信”。

方国瑜先生在《张胜温画卷跋》一文中指出:“画卷首题‘皇帝骠信’,卷中又提‘奉为皇帝骠信画’,按骠亦作驃,又作縹,并译音,盖即驃王。”并进一步指出:“盖异牟寻袭阁罗

\* 中国社会科学院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65 年。

② 见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第 137 页图中骠信蒙隆舜。

凤遗业,既羈縻驃国,乃封阁罗劝为驃王,号曰驃信,后阁罗劝继袭南诏,仍兼驃王,故不废驃信之号。……寻阁劝后沿用驃信之号,则已虚有其名,且意为君主而非驃王也。”

台湾学者李霖灿先生在《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一书中对皇帝“驃信”加注说:“驃信,即是皇帝,伯希和氏引用 M. Parker 之说,认为是自缅甸借来。”

[美]查尔斯·巴克斯(Charles Backus)著、林超民译《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的“朝贡与劫掠”一节中谈到:“这一时期我们看到南诏朝廷采用了新的意义深远的职衔封号。虽然他们仍保持着原有的‘南诏王’的称号,但同时又自称为‘驃信’,据哈维(G. E. Have)的翻译,驃信是一个缅甸名称,其意为‘驃国之王’。南诏使用这个名称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南诏的统治已经扩展到缅甸,这一地区从七世纪末就为驃统治。”

以上几位学者对“驃信”的解释详略不一,而意见基本一致——即“驃信”是“缅甸驃君也”。从此国内学者进一步加以补充,并认为南诏称驃信的理由之一是南诏入侵过缅甸,故封阁罗劝为驃王。其次是南诏缅甸文化交流所使。对这种解释,直到今天还没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

## (2)从民族语言文字探讨驃信的语源

笔者同意中外研究者提出“驃信”是个音译词的看法。不过,该词不是外来的缅甸词,而是本地的民族语词。

现从白、彝、纳西、傣傣诸语言以及缅甸语中找出有关语词(包括文献、碑刻),进行比较,以考证它的语源。下页的图表就“白”、“祖父”、“曾祖父”三个词列出其读音。<sup>①</sup>

笔者对下表进行如下分析:

(1)“白”的声母,多数语言是送气的 ph、th、teh、bh;还有不送气的 p 则是白语借用汉语的结果,丘北白语和古白语还保留送气的 ph。南涧的地理位置最接近南诏蒙舍川,现在南涧的彝语把“白”的声母读唇齿音 f,韵母大多数是圆唇的后元音 o、u 和央元音 ə。

白语中单音节的形容词,多数借自汉语,但是单音节形容词加上重叠的后缀表示生动形式时,后缀就是本族语词。如形容馒头发的松软白净为 [pe<sup>42</sup>phu<sup>31</sup>phu<sup>31</sup>],形容面粉白而细为 [pe<sup>42</sup>fv<sup>55</sup>fv<sup>55</sup>]。phu<sup>31</sup>和 fv<sup>55</sup>跟彝语支一些语言的“白”读法一致。

关于白语的“白”读 phu,较可靠的资料还可见于《蛮书·六险第五》的记载:“白岩谓之勃弄险。”“勃弄”是白岩的音译。phu 的意思是“白”,lo 的意思是“岩、谷”。《蛮书·蛮夷风俗第八》举白蛮语:“谷谓之浪”。如没有韵尾 [ŋ],“浪”就读成“拉”[la],而彝语支语言和白语的 a 和 o 有语音对应关系,所以 la 可读 lo。

① 部分语词摘自《藏缅语语音和词汇》;部分为笔者所录。

(2)“祖父”一词按白语和彝语支语言中亲属称谓习惯,要带 a 词头。白语有两个方言使用了汉语借词,另一方言和土语保留本族语,声母都是双唇音 p、ph、b;至于韵母,彝语南华方言和傣傣语是不圆唇的前元音 a,其他几种语言和方言都是圆唇的后元音 o、u。

(3)“曾祖父”一词,白语的两个方言使用了汉语借词,一个方言保留本族语。

民族 汉 意 音 标	白语(四个点)	彝语(四个点)	纳西(两个点)	傣傣 (一个点)	缅(文、语)
白	pe <sup>42</sup> (剑川)	a <sup>33</sup> ɬəhu <sup>33</sup> (四川喜德)	pha <sup>33</sup> (东部丽江)	phu <sup>33</sup>	phru <sup>2</sup> (文)
	peɿ <sup>42</sup> (大理)	fu <sup>55</sup> (云南南涧)	pha <sup>31</sup> (西部宁蒗)		phju <sup>22</sup> (语)
	pa <sup>42</sup> (碧江)	tho <sup>33</sup> (云南南华)			
	phe <sup>42</sup> (丘北)	phiu <sup>33</sup> (云南弥勒)			
	phu <sup>31</sup> (古白语)				
祖父	e <sup>44</sup> ji <sup>42</sup> (借汉语)	a <sup>44</sup> hpu <sup>33</sup>	a <sup>33</sup> phv <sup>33</sup>	a <sup>44</sup> pa <sup>44</sup>	a <sup>1</sup> bho <sup>3</sup>
	a <sup>31</sup> je <sup>42</sup> (借汉语)	a <sup>33</sup> bu <sup>33</sup>	a <sup>31</sup> phv <sup>33</sup>		abo <sup>55</sup>
	a <sup>55</sup> pu <sup>55</sup>				
	a <sup>21</sup> pa <sup>55</sup>	a <sup>44</sup> lo <sup>33</sup> (借汉语)			
	a <sup>31</sup> po <sup>55</sup>	a <sup>21</sup> po <sup>33</sup>			
曾祖父	ku <sup>33</sup> ku <sup>33</sup> ji <sup>42</sup>	a <sup>44</sup> vo <sup>33</sup>	a <sup>33</sup> pv <sup>33</sup>	a <sup>31</sup> phi <sup>31</sup>	bhe <sup>3</sup>
	a <sup>31</sup> lo <sup>42</sup> je <sup>42</sup> (借汉语)				
	si <sup>44</sup> po <sup>55</sup>				
	ai <sup>55</sup> po <sup>55</sup> (古白语)				

此外,我们还可从明代杨安道撰写的两块白文碑的亲属称谓中发现难得的白语文资料。下面是两碑所刻上三代祖先:

(1)故善土杨宗墓志<sup>①</sup>

原文	译文
息波名杨祥通,	(曾祖父名杨祥通)
息夜名药师玉。	(曾祖母名药师玉)
波名杨通名,	(祖父名杨通名)
夜名杨满珠,	(祖母名杨满珠)
父难名杨观音庆,	(父么名杨观音庆)
母难名夜息。	(母么名夜息)

(2)故善土赵公墓志

原文	译文
祖波名赵名,	(曾祖父名赵名)
祖夜名吴夜稚。	(曾祖母名吴夜稚)
波名××,	(祖父名××)
夜名××,	(祖母名××)
父名生,	(父名生)
母名秀,	(母名秀)

<sup>①</sup> 全文翻译请看拙文《明代白文‘故善土杨宗墓志’译释》,参加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学会(1982)论文,后载《罗常培纪念论文集》第362—376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故善志杨宗墓志》落款：“弟杨安道书白文”。碑的年代为明景泰四年十二月十五日（1453年），《故善士赵公墓志》落款：“乡友杨安道篆”。碑的年代是景泰六年（1455年）。两碑相隔仅两年，又是同一人所撰。但我们发现杨宗碑用了“息波、息夜”，这是音读白语“曾祖父”、“曾祖母”。赵公碑则用“祖波、祖夜”，“祖”是训读，两碑可相互参证，即“息”是音读，表示“祖”，而“祖”则可训读为“息”。

徐家瑞先生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介绍南诏初期的宗教：“宗教领袖或名耆老，或名鬼主，或名朵兮幡”，又说：“关于祭师的称号因地而异，其义则大体相同”，接着列举了各地民族的不同称呼：“大理亦曰希老，又曰朵兮幡，昆明曰兮波，罗罗文读如笔摩，黑罗罗谓之大奚婆”，<sup>①</sup>还指出：“乌蛮、白蛮皆信巫教，其酋长皆称鬼主，其祭师皆称兮幡”。本文认为，耆老、鬼主是兮幡的意译，“朵”是“大”，“朵兮幡”三个音节加在一起是白语“大祭师”，古代南诏政教合一，因此兮幡也可称酋长。“兮、覘、奚”等字都是“信、昔、息”的异体音译字。这里的“兮幡”与白文碑上的“息波”是同音异体字。

此外，现在白语的口语中还保留着“祖先”这词的读音[ $\epsilon_i^{55}\eta v^{33}$ ]（剑川方言）， $\epsilon_i^{55}$ 即是“信”， $\eta v^{33}$ 是“尾、根”的意思，如接祖先称[ $\eta\epsilon^{21}\epsilon_i^{55}\eta v^{33}$ ]，给祖先供饭称[ $ko^{33}\epsilon_i^{55}\eta v^{33}pe^{33}$ ]。

以上例词“信、昔、息、兮、覘、奚”的声母都是舌面清擦音 $\epsilon$ ，韵母 $i$ 和 $io$ 。“信”的韵母是 $in$ ，“昔”的韵母是 $io$ 。大理方音的鼻音韵尾 $n, \eta$ 已全部脱落，而剑川方音的鼻音韵尾正处在消失的过程——使它前面的元音转化为鼻化元音，这样在读汉语带鼻音的韵母借词时，就用相应的鼻化元音表示。所以“信”[ $\epsilon_i^{55}$ ]也可写为“昔”、<sup>②</sup>“息”[ $\epsilon_i^{55}$ ]。“信”代表剑川方言，“昔、兮、覘、息”等代表大理方言。“骠信”是个音译词，根据不同的方言，“骠”[ $piu, phu, phio$ ]写为“骠”、“缥”、“𦏧”等异体字，到大理国时期，最后固定写成“𦏧”。“𦏧”从白，票音。

其实，𦏧信这个名号在史书中早已交待清楚，它是“夷语的君”，是称国主为“缥信”。根据史实，我们应在南诏、大理国的主体民族乌蛮、白蛮中去找，不应舍近求远，去到缅甸语中去找语音的对应。

从语法上看，白语的形容词修饰名词的时候，修饰的形容词在被修饰的名词之前，如：

<sup>①</sup> 徐家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第九章“宗教”（第264—269页），文中大理、昆明都是以地名来指该地的居民白、彝等族的语言。

<sup>②</sup> 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二“金石考”所收《大胜寺修造记》载：“……至元二十一年甲申，云南省参政段昔直奏闻朝廷……。”

白-岩[phu<sup>31</sup>-lo<sup>33</sup>]<sup>①</sup>老-人[ku<sup>33</sup>-ni<sup>21</sup>];而彝语支语言如纳西、傣傣等语和缅甸的词序,则是形容词在被修饰的名词之后,岩-白[va<sup>55</sup>-fv<sup>55</sup>](彝)、[a<sup>31</sup>-pha<sup>31</sup>](纳西)、[va<sup>55</sup>phu<sup>33</sup>](傣傣)、[ka<sup>55</sup>pa<sup>55</sup>-phju<sup>22</sup>](缅);人-老[tshu<sup>55</sup>-mo<sup>31</sup>],[ei<sup>33</sup>-mu<sup>55</sup>],[tsho<sup>44</sup>-mo<sup>31</sup>],[lu<sup>22</sup>-o<sup>22</sup>]。由此进一步证实骠信是白语的“白祖、白宗”。

## 二 摩诃罗嵯

摩诃罗嵯——南诏第十二代国君蒙隆舜开始使用的名号。大理国被蒙古征服后,宪宗赐予降王段兴智“摩诃罗嵯”这一名号。《元史》对此有如下记载:

《元史·兀良合台》卷一三一记载:“宪宗即位之明年,世祖以皇弟总兵讨西南夷乌蛮、白蛮、鬼蛮诸国,以兀良合台总督军事。兀良合台兵入察罕章。盖白蛮也,所在寨栅,以次攻下之。……进师取龙首关,朔世祖入大理国城。甲寅秋复分兵取附都鄙阡(昆明),转攻合刺章水城,屠之。合刺章,盖乌蛮也。……至昆泽,擒其国王段兴智[兴智]及其渠帅马合刺昔以献。”<sup>②</sup>

《元史·信直日》卷一六六记载:“信直日,斲人也,姓段氏,乙卯(公元1255)兴智与其季父信直福人觐,诏赐金符,使归国。丙辰,献地图,请平息诸部,并条奏治民立赋之法,宪宗大喜,赐兴智名摩诃罗嵯,命悉主诸蛮白彝等部,以信直福领其军。”

### (1) 中外学者对摩诃罗嵯名号的解释

大王说。最早对此提出解释的是波斯史学家拉施特(Rasuid al-Din),他在《史集》第二卷中有如下记叙:“擒获其君主摩诃罗嵯,此名意为‘大算端’,远征归来时[将他]带了回来。”算端是蒙古语莎勒坦(sultan)的音译,意为王;大算端,就是大王之意。<sup>③</sup>张星烺先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引拉施特《史集》他节对大理的称呼:“印度人称之曰康达儿(Kandar),吾波斯人称之曰康达哈儿(Kandahar),中国人称之曰大理(Dailiu)。其王称号曰摩诃拉(Mahala),犹言大王也。”张先生又引《元史》卷一三一《兀良合台传》对马合刺昔的解释:“马合拉昔印度语 Mharajah 之译音也。宋末元初,云南渠帅称号用梵语。可见是时印度文化已输入云南矣。拉施特之摩诃拉即马合刺昔之别音也。”<sup>④</sup>

① 白岩和勃弄,勃弄是白岩的音读,唼是名量词,表示湖泊、沼泽地和房屋的量词。《新唐书·南蛮上》:“有十唼,夷语唼若州”。白岩现称红岩。

② 这儿兴智错为智兴,段兴智一人错为渠帅、马合刺昔二人。

③ 引自余大钧、周建奇据俄文本译的《史集》第288页,1985年,商务印书馆。并见《元朝秘史》第257页等节中的算端一词。

④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第263页,1978年,中华书局。

冯承钧先生《元代白话碑·绪言》开头就解释：“古翻中有摩诃罗(Maharaja)，此云大王。印度及南海诸王之尊号也，汉文译音皆无定字。……近检元史卷一六六信苴日传，又得其一，即传为大理国段兴智入觐，宪宗赐兴智名摩诃罗嗟者是也。考泰定二年(公元1325)大理军民总管段信苴隆所建大理崇圣寺碑，同一梵名又作摩诃罗嗟碑。”<sup>①</sup>

台湾李霖灿先生《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一书叙述：“元世祖忽必烈先征云南，拔大理，于是大理国的国王段兴智就逃到了东都昆明地方，并且给他一个封号‘摩诃罗嗟’”。接着又说：“从这位史实使我们推测到，至少从南诏的蒙隆舜起，一直到大理国的末一位皇帝段兴智止，这‘摩诃罗嗟’的大王封号当是一直存在着的。由于此，元朝既平了云南，驛信皇帝者名号自然不能再给他们用了，蒙古封号又不见得立刻就能得当地居民的信服了解，因此想到了‘摩诃罗嗟’。——若不是如此，真如伯希和氏所说是以梵号名称，加诸被征服的大理，则将不得其解矣。”<sup>②</sup>

最近十年来，白族研究者在所撰的南诏大理国的著作中，继续肯定以上诸家把摩诃罗嗟解释为印度梵语“大王”的说法。如白族学者张旭先生在《大理白族史探索》一书中写道：“兀良合台在善阐擒获段兴智，将其送往元都，蒙哥汗接见段兴智等人，赦之归管其民，并赐给他梵文‘摩诃罗嗟’(意为大王)的荣誉称号”。<sup>③</sup>

马曜先生主编的《云南简史》中称：“元宪宗六年(1256)段兴智献给蒙哥大理地图，并为蒙古贵族统治和继续平定大理各部出谋划策。蒙哥大喜，重新给予段兴智以‘摩诃罗嗟’(大王)的梵名称号和管理大理各部的权力。”

周祐先生在《大理历史文化论集》一书中仍称：“后来宪宗蒙哥封段兴智为‘摩诃罗嗟’(梵文大王之意)”。

大黑天神—摩诃迦罗说。这是白族学者杨延福在《南诏大理国王称“摩诃罗嗟”议》一文中新提出的解释。他对拉施特、冯承钧、张星烺、夏光南、徐嘉瑞、方国瑜诸家说持不同看法。他说：“段兴智名号‘摩诃罗嗟’其语词之源，乃印度及南海诸国语，其语乃‘大王’之称，似仍无疑义之定论”，“而仔细推求，这种说法似乎不太准情酌理而有商榷的必要。”他指出关键是：“先得勘定段兴智的这名号，是未失国之前已有如此之称，或确是失国后为元宪宗皇帝所封？”他的回答是：“段兴智有这名称谓，是未失国前已有之。”其次是：“‘封’与‘赐’是很有区别的，切不可相提并论。观诸文献，大理国各代最高统治者，向来皆称皇

① 冯承钧史地小丛书《元代白话碑》，1933年，商务印书馆。

② 《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第61页，199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

③ 《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第11页，199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

帝,他们的首府,观当时的碑刻也称皇都,若再自称‘大王’,那就降尊就卑,很不合乎封建体统。这是元宪宗所封,更是属没头没尾。作为大元的皇帝,没来由称其臣曰‘大王’,这极不合情理。……再是中国的蒙古人,为什么用印度及南海诸国语的‘摩诃罗嵯’(大王)来封段兴智?”因此,杨延福先生认为“梵语的‘摩诃罗嵯’是汉语的‘大黑天神’,在唐代即已如是的译。不空译的《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卷下的‘摩诃迦罗大黑天神’,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的摩诃迦罗梵语也,唐玄奘大黑天神也”。到此问题已明白,段兴智之名号称‘摩诃罗嵯’不应视为‘大王’,而应是‘大黑天神’之谓,并这名号是未失国时原有的,不是元宪宗所封。”<sup>①</sup>

让我们再看看南诏国的摩诃罗嵯。首先感谢李霖灿先生,他集中了台湾、美国和日本收藏的南诏、大理国彩印《梵像卷》、《南诏图传》、云南观音铜像以及从未公布的说明图传的《文字卷》,出版了《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这些宝贵的资料,使我们对“摩诃罗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摩诃罗嵯”留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以少数民族的形象出现,而且双手合十虔心礼佛。即使是在南诏十三代帝王(还有两位开国女主人)共同参拜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庄严场面,他仍是一位纯朴的少数民族,不穿王服。

“摩诃罗嵯”这一名号在张胜温所绘的梵像卷上三次出现,李霖灿先生对他如是描述:

“在五五图上他独当一面,袒胸髻髻垂环曲膝以一个原始土著之姿态合掌礼拜,上有‘摩诃罗嵯’之四字名号。”

“在四一图上,他以供养人的姿态在右下角以渺小身躯出现,因为主题是大宝莲释迦佛,所以我们推测这一位王者当是对大宝莲释迦佛特别虔诚之一位。”

“在(一〇三)图上我们又发现了他,再于他袒胸髻髻使我们知道他(与五五)图的摩诃罗嵯同为一。这回他的头上换了个名号,看去似乎是七个字的样子,但是只有武宣皇帝四字尚可辨认出来,于是我们知道了这是南诏晚期的一位帝王,武宣皇帝是他的谥号,那摩诃罗嵯当是他的一个封号,依南诏史系及谥号排排,他又当是蒙氏隆舜。”

“在《南诏图传》中,他又以顶礼人的身份出现,中间是我们所谓的云南观世音立像,他以王者的排场和名号前来向之顶礼,身后有二侍者持盒随从,他身旁有名号二,一为‘骠信蒙隆吴’,一在头上左边,文为‘摩诃罗嵯’土轮王担界谦贱四方请为一家”。<sup>②</sup>

① 见《南诏史论丛》1下,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会编印,1984年。

② 隆舜死后被人民封为土主(即本主)。笔者1993年到巍山小寺访问,途中半山坡上有隆舜的土主庙,庙门的楹联是《隆兵安边礼尊谥武宣非好战,舜德化南疆能知亲善以恤民》。“担界谦贱四方请为一家”可用白语解读[tā<sup>55</sup>pi<sup>55</sup>tchi<sup>55</sup>tce<sup>21</sup>ei<sup>44</sup>fv<sup>33</sup>teh<sup>33</sup>tse<sup>55</sup>a<sup>21</sup>ho<sup>31</sup>]“给与四方亲朋请为一家”,说明本主为当地亲朋居民承担祸福,消灾免难。



另外在《文字卷》中也记录了摩诃罗嵯：“至宣武皇帝摩诃罗嵯钦崇像教大启真宗……。”

笔者认为，如果按某些研究者的说法，摩诃罗嵯是印度梵语大王之意，那末，《梵像卷》和《文字卷》上的“武宣皇帝摩诃罗嵯”就要译为“武宣皇帝大王”；《南诏图传》上的“摩诃罗嵯土轮王”也要译为“大王土轮王”，显然是说不通的。皇帝的地位已达极限，还需要在它后面添上印度梵号大王，土轮王上加个梵号大王，叠床架屋，没有这个必要。

李霖灿先生认为“武宣皇帝是他的谥号，那摩诃罗嵯当是他的一个封号。”《南诏野史》隆舜条下：“一名法，改国号曰大封民国，伪谥宣武（武宣）帝。”武宣皇帝是谥号有史可查，而封号就没有依据了，是印度封的不可能！自封印度梵号更不可能！

杨延福先生对摩诃罗嵯是印度南海诸国大王之称号提出的异议，笔者是同意的。但是他主张“两个画卷中的隆舜像，称其号名为‘摩诃罗嵯’实是‘大黑天神’之谓，也可证实段兴智名号‘摩诃罗嵯’之义。”对这一看法，笔者是不敢苟同的。理由是：摩诃罗嵯不是梵语，更不是“大黑天神”。“摩诃罗嵯”，不能与“摩诃迦罗”视为“基本同属一词源”。两个词之间只有前两个音节相同，后两个音节中虽有一个罗字相同，但它们的顺序不同，一个是“罗嵯”，一个是“迦罗”。最主要的是，“摩诃罗嵯”是个民族语词，不是梵语的大王，也不是梵语的大黑天神。

到了十九世纪末，法国伯希和却在《交广印度两道考》一书中提出：“蒙古人在一二五三至一二五六年间授与大理降王之摩诃罗嵯 Maharaja 名号。余以为亦即南诏王旧有之称。元代以前固无史文著录此号，……元代以前著录此摩诃罗嵯名号之史料虽少，此号似为今昆明一带三十七蛮部土邦君主南诏诸王之称，亦为元代所认大理降王之封号。否则蒙古人以印度名封歹称国王，将不能索其解矣。”

伯氏认为这名号似南诏王和昆明一带三十七蛮部君主南诏诸王的称号。但多数研究者认定它是从印度梵语借来的音译词，其意为“大王”，没有考虑伯氏这一较为合理的看法，更没有通过民族语言作进一步的探讨。

## (2)从民俗和语言探讨“摩诃罗嵯”的语源

《蛮书·六诏第三》记载：“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姓蒙。”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记载：南诏蛮，本乌蛮别种也。姓蒙氏。

历史上因时代不同而改变地名的情况很不少。如南诏居住的蒙舍川，元朝征服大理国后，把蒙舍改为蒙化，解放以后误认为此名带侮辱性，以境内名山——巍宝山命名为巍

山。居住在那里的人自称[mi<sup>55</sup>sa<sup>31</sup>pa<sup>31</sup>]，史书记载<sup>①</sup>为“密撒”、“摩察”，pa<sup>31</sup>乃是人。我们已不知道南诏自称什么，但现在巍山的彝族也称本地为mi<sup>55</sup>sa<sup>31</sup>。蒙舍川是南诏的发祥地，民族跟地名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mi<sup>55</sup>sa<sup>31</sup>即蒙舍，既是族称又是地名。

南诏以虎为图腾。南诏王和有军功者分别给予披虎皮的殊荣。《蛮书·蛮夷风俗第八》记：“又有超等殊功者，则得全披波罗皮。<sup>②</sup>其次功则胸前背后得披，而缺其袖。又以次功，则胸前得披，并缺其背，谓之大虫皮，亦曰波罗皮”。

易向耕先生《彝氏之先为楚人议》<sup>③</sup>中说：“彝氏族为楚子之后裔，自必以虎为其氏族之图腾。云南彝族支系中，凡罗、卢、拉等音皆虎之同名异音，俱崇尚虎。文献向载，以南诏最为显著。南诏历法用建寅，‘改年即用建寅之日’，‘俗以寅为正’（新唐书·南诏传）”。

现在居住在怒江的白族，他们仍崇拜原始图腾，以虎和金鸡为图腾。还有虎的传说。<sup>④</sup>他们不吃虎肉，出门或归家都要选择虎日，以为吉利。傣族有以虎、熊、鱼、蜂等动物和树木做为图腾的。这种图腾名称也表现在姓氏上，如大理州祥云县禾甸村的罗姓白族崇虎，也有虎的传说。<sup>⑤</sup>又如白族首领张罗进求，《南诏图传》上的石门邑主罗和李忙求，文士罗傍等的“罗”即代表氏族虎图腾。

摩诃罗嵯的几种异译：

马哈刺(拉)	[ma <sup>31</sup> ha <sup>31</sup> la <sup>31</sup> ]	见拉施特《史集》
摩诃罗	[mo <sup>31</sup> ho <sup>31</sup> lo <sup>21</sup> ]	见冯承钧《元代白话碑》
摩合罗嵯	[mo <sup>31</sup> ho <sup>31</sup> lo <sup>21</sup> tsh <sup>1</sup> 31]	见《元史·宪宗本纪》
马合刺昔	[ma <sup>31</sup> ho <sup>31</sup> la <sup>31</sup> f <sup>1</sup> 31]	见《元史·兀良合台传》
摩诃罗嵯	[mu <sup>31</sup> (mo <sup>31</sup> )ho <sup>31</sup> lo <sup>21</sup> tsh <sup>1</sup> 31]	见大理国《梵像卷》、《南诏图传》、 《文字卷》、《南诏野史》、《元史·信苴 日传》

从汉字看，以上五种虽属于异译，但它们在语音上有整齐的对应。前三个音节的辅音

① [明]景泰《云南图经》卷五蒙化府系记：“境内有摩察者黑彝之别种也”。1992年和1993年，笔者分别在云南民族学院、巍山向彝族学员调查所记录的mi<sup>55</sup>sa<sup>31</sup>即蒙舍的音读。

② 波罗皮即虎皮。白语称虎lo<sup>21</sup>，称雄虎为lo<sup>21</sup>po<sup>55</sup>。白语、彝语、傣语、缅甸语等，都把表示性别的po<sup>55</sup>pa<sup>55</sup>放在名词的后边。笔者怀疑波罗一词是罗波的前后错位。

③ 载《云南民族学报》，1983年。

④ 见张旭《大理白族史探索》“白族的原始图腾虎与金鸡”一节中“虎图腾的故事”。

⑤ 和即仁《纳西族对周边民族的称呼》一文中提到：“祥云县禾甸村白族居民至今流传着的崇虎故事，大朋村罗家祖词里供有一只大白虎画。”载《云南民族语文》，1995年第2期。

都是 m-h-l, 元音是 o 或 a 的对应。第四个音节“嗟”的辅音是吐气的舌尖音 tsh 或舌尖后音(挠舌音) tʂh, “昔”的辅音是舌叶擦音 ʃ, 元音都是舌尖元音 ɿ。这四个音节合起来就表示“蒙家虎氏族”的意思。

再把白、彝、傣、纳西等民族对“蒙舍(蒙化)、虎、氏族”的称谓用国际音标记下, 就不难看出他们的语音最接近哪个民族:

	蒙舍(蒙化)	老虎	氏族
白	mu <sup>31</sup> (或 mo <sup>31</sup> )ho <sup>31</sup> (即史书上的蒙化)	lo <sup>21</sup> (罗)	tsh <sub>1</sub>
彝	mi <sup>55</sup> sa <sup>31</sup> (巍山)(即史书上的蒙舍、mi <sup>55</sup> sa <sup>31</sup> (弥勒)密撒、弥察) <sup>①</sup>	la <sup>31</sup>	tshu 族 <sup>②</sup>
傣	mi za	la <sup>31</sup>	f <sub>1</sub> (昔)
纳西	mə <sup>31</sup> hua <sup>55</sup> (蒙化)	la <sup>31</sup>	tʂh <sub>1</sub> <sup>31</sup>

用民族语言来翻译“摩诃罗嗟”得出的结论是“蒙家或蒙姓虎氏族”。从语音上分析, 白语 mu<sup>31</sup>ho<sup>31</sup>lo<sup>21</sup>tsh<sub>1</sub><sup>31</sup>的读音, 几乎跟摩诃罗嗟完全一致, 因此我们应该肯定, 摩诃罗嗟的语源来自白语。

### 三 历史背景

本文仅限于与“骠(驃)信”、“摩诃罗嗟”两个名号有关的历史背景。唐太宗时, 白蛮大首领张罗进求位于蒙细奴罗, 后来逐渐强大, 并得到唐王朝的扶助, 统一了洱海周围的其他五诏后, 仍称南诏。

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南诏从蒙舍川(巍山)迁到洱海西边的太和城(唐开元二十七年, 公元 739 年)。后来又觉得不安全, 又往北迁到羊苴咩城(大理, 唐大历元年, 公元 779 年, 称西京)。根据《蛮书·六险第五》对羊苴咩城的描述, 不难看出宫殿的雄伟壮丽。南诏扩展到了滇池地区后, 以鄯阐(昆明)为东京。咸通十二年(公元 871 年)立鄯阐王宫。当南诏最强盛的时候, 领土不限于云南境内, 已逐渐向四邻拓展到东面的贵州、广西、北面的四川大渡河以及安南(越南)、泰国、缅甸等国, 成为雄据西南的大国。除了仍向唐朝廷纳贡外, 政治上要求独立自主的愿望越来越强。元和三年(公元 808 年)寻阁劝继位, 群臣上尊号曰骠信。虽然此时唐王朝也“册封劝袭南

① 见张旭《大理白族史探索》“白族的原始图腾虎与金鸡”一节中“虎图腾的故事”。

② “族”已借用汉语, 但是在称同族或一姓时, 用 [tʂi<sup>31</sup>tsh<sub>1</sub><sup>31</sup>zo<sup>33</sup>], 即“一姓儿”。姓仍用民族语 tsh<sub>1</sub>, 跟白语的 tsh<sub>1</sub> 基本一致。

诏王，赐元和金印。”但南诏仍要称白祖，称皇帝。因为“南诏”已不能反映蒙氏的现实地位，于是效法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称宗称祖。追踪溯源，南诏继承的是张罗进求禅让的白子国。<sup>①</sup>所以在政治上也要有一个明显的代表白祖、白王的称号“皁信”。正如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所说：“唐助南诏统一，是要南诏有力地牵制吐蕃的兵力，南诏统一后，是要扩大领土到滇池地区，建立起大白国。这一计划遭到唐朝的阻挠，唐与南诏发生了矛盾。”于是唐和南诏的关系时好时坏。

在阁罗劝至隆舜执政的八十多年里，史书上记载了三件引起南诏对唐怨恨和愤怒的事。我们知道南诏王十分仰慕中国文化。阁罗凤时，就让有儒学的郑回<sup>②</sup>教授南诏子孙，因此异牟寻，寻阁劝等的汉语文造诣，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如异牟寻的誓文，寻阁劝与赵叔达的唱和诗等。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异牟寻与唐明誓后，南诏表示归唐的诚意，仍保持送质子的制度。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得到德宗的允许，在成都办了一所专收南诏子弟的学校，授以华风通鉴，学成后仍回南诏。这所学校持续办了五十年，学生达数千人之众。这本是文化交流的一件好事。而唐西川节度使杜棕却认为，“云南朝贡和质子人数渐多，军府颇厌于廩给，奏请节减其数，诏（唐王）从之。南诏丰佑怒。”南诏词人曾就此写了：“一人有庆，方当万国而来朝，四海为家，岂计十人之有费”的词讽刺唐朝。南诏召回了在唐学习的子弟，于是不再按时纳贡，并骚扰边境。

另一件事是，唐宣宗崩（公元859年），使者告哀。当时，南诏王丰佑也已去世，由世隆继位。唐朝廷未去南诏吊恤，而且，诏书仍写给已故的丰佑王。世隆因生怨恨，遂称皇帝，绝朝贡，攻陷播州。

再一件较重要的事是：继任王位的世隆名犯太宗世民、玄宗隆基之讳，唐王朝不予册封，必须改名才册封。众所周知，唐王朝忌讳很严，世隆之名犯了两位大唐天子的讳，当然要避，就是嫌名也要避的，更何况“世隆”了，所以史书称世隆为“酋龙”。

世隆死后，子隆舜立，他的“隆字仍然犯讳，唐是不会册封的，他一般被称为法、法尧。这时他改国号为“大封民国”。大封民国就是彝语的“大白国”，因为南诏的居民

---

<sup>①</sup> 林超民《白子国考》一文提到：南诏立国之前，洱海地区确有“白子国”亦却“云南国”。“白子国”与张蒙禅让并非纯粹虚构的神话。

刘尧汉《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一文说：“及至哀牢山区，幸获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后裔的父子连名宗谱三份，皆可以溯到南诏开国君主细奴罗。其中张兴葵传，从细奴罗开始传至三十世吉马塔。吉马塔乃兴葵之祖张开正之夷名也，开正后夷名遂废……兴葵之作汉姓张，传乃系细奴罗酬张乐进求之禅让，遂以其长子罗波海，更姓名为张罗朝凤以兹纪念之故也。”

<sup>②</sup> 《通鉴》卷233载“阁罗凤陷嵩州，获西泸令郑回。回，相州人，通经术，阁罗凤爱重之，其子凤伽异及孙异牟寻、曾孙寻梦凑皆师事之。”

多数是白蛮，南诏王室的清平官（宰相）、大将军（将军）也多数是由白蛮担任。建立一个大白国，不仅是南诏王室的愿望，同样也是白蛮上层的愿望。与此同时，隆舜采用了一个与政治无关仅表示族属和图腾的“摩诃罗嵯”名号。

南诏和大理国的主体民族乌蛮和白蛮，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民族。在以往的近八个世纪中，凡是研究南诏，大理国历史的著作中，几乎没有不涉及“骠信”和“摩诃罗嵯”这两个名号的。除了杨延福先生提出“摩诃罗嵯”是梵语的“大黑天神”外，中外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不断重复论证：“骠信”源自缅甸语，表示“缅王”；“摩诃罗嵯”源自梵语，表示“印度及南海诸国大王之意”。笔者经过语言调查得出：“骠信”和“摩诃罗嵯”都是音译的白蛮语。我们可以认为南诏以汉文为书面语，以语音最正的白蛮语为共同交际语。南诏一直想要建立一个大白国，到了寻阁劝时代，群臣上尊号曰“骠信”（白祖）皇帝。这个称号不但适用于南诏蒙氏，同样也适用于大理国的段氏皇帝；“摩诃罗嵯”这个名号则是表示南诏蒙家虎氏族（或图腾）标志。虽然从蒙隆舜就开始使用，但和大理国段氏无关。段兴智的第六代孙段隆在《崇圣寺碑铭并序》中称：“厥祖摩诃罗嵯”，因他误以为这是宪宗所赐的光荣称号而加以标榜。拙见妥否，谨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本文写作中得到照那斯图、蔡美彪、李佩娟、刘凤翥、郑张尚芳等的帮助，特表谢意。